

西川：海子诗歌手稿的“历险”故事



诗人西川

5月27日，海子手稿永久寄存仪式在国家图书馆举行。本次永久寄存国家图书馆的海子手稿共计10种1592册叶，包括海子的诗歌创作手稿，少量他人整理抄写的海子诗稿，以及海子本人书写的笔记、札记等。创作手稿中不仅包括短诗，还有诗人创作转型后的《太阳·七部书》诗稿。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与国家图书馆以及海子家属密切合作，仔细整理、出版、开发，以飨读者。

会上，诗人西川讲述了保存海子手稿的曲折历程。



人文社不同版本的《海子的诗》

结果呢，他这个朋友，大概正好家里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好像是闹离婚，所以就开始搬家。他就把本来装在一个牛皮纸大信封里的海子的手稿，和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起，装进了一个棕色旅行袋里。大概搬家的时候，他也不大知道牛皮信封里面装的是什么，就给扔了。运垃圾的工人正把垃圾往垃圾车里装，有一个人从那儿走过，正好看见了那个旅行袋，就觉得这个旅行袋有名堂，有意思。他对工人说，你等会儿，我看看那是什么。拎出旅行袋后，他翻了翻里边，是一些明星的照片儿。这位朋友很好奇，他就说我给你点钱，这个旅行袋你卖给我，结果这个收垃圾的人就把旅行袋卖给他了，就是大概收了五块钱还是十块钱。他回去过了一个星期，心血来潮又翻了翻这个旅行袋，这一次他发现里边的海子手稿！当然不光是海子的手稿，也有骆一禾的手稿等。他大吃一惊：旅行袋里有一个小本子，就是后来作家出版社的李宏伟准备整理的那件手稿。小本子的第一页上有我钢笔注明“海子手稿”四个字。这人一看是海子的手稿，就开始联系我。

这个朋友叫吾羊。吾羊是个艺术家，他好像对什么都敏感。走过垃圾车时，他就心想我要拿这个旅行袋。吾羊非常的无私，非常的高尚。他知道海子手稿的价值，但没动过要卖它们的念头。结果他就辗转联系到我，我就去他那儿取。他那个时候住在西山七坟那边儿，是朋友借给他的一个工作室。他当时的经济情况并不好。所以说，是在吾羊的责任心和无私精神的支配下，海子手稿又回来了。海子的手稿都上了垃圾车了，又被一个朋友，一个完全跟海子没关系的朋友偶然地捡到留下来，然后又回到我手里。然后今天得以搁在国图里，这是海子手稿的历险。

一下想起好多的朋友，就是从骆一禾到刚才我说的吾羊，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啊，包括出版海子作品的的朋友。海子刚去世的时候没有社会知名度。《海子的诗》在《社科新书目》上的征订数只有五册。是王晓和王清平顶着压力冒险印了三千册，结果一周卖光，这才有了后来《海子的诗》的不断加印。我还应该提到上海的倪为国，他当时是上海三联书店的编辑。《海子诗全编》编好以后先是拿给了山西一家出版社，但被退了稿，是倪卫国后来不计后果地同时出版了《海子诗全编》和《骆一禾诗全编》。我还应该提到当时一个帮助我整理海子诗歌的民族大学的学生，名叫罗洪依乌。我必须说出这些人的名字。海子诗歌之所以有今天的声望，与所有这些人的努力都分不开。现在，几十年过后，海子的手稿走到了国图，这里边的故事太多了。

(本文有删节，原文载于《收获》微信公众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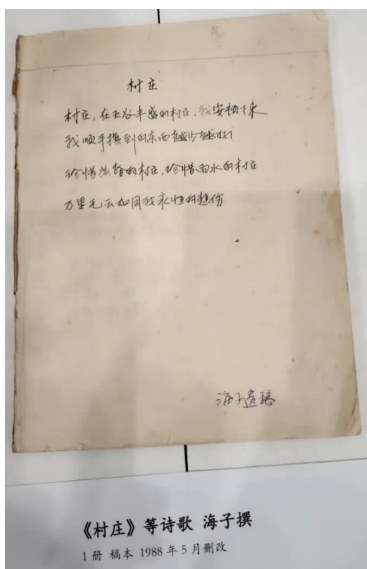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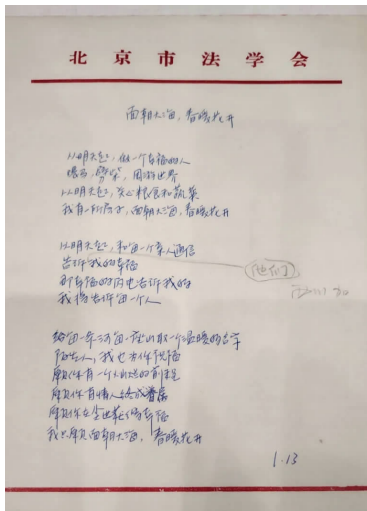
刚才曙明(海子大弟弟)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致辞，其实我也没有必要说更多的了。海子的诗歌手稿现在寄放在了国家图书馆，我内心忽然觉得很踏实。国图我以前来过，但第一次进到这个会议室。进来一看，这边墙上是米芾的字，那边是古地图，感觉国图这品位非常高。海子手稿能够最终寄放在对文献如此珍视的地方，我想这也许了海子自己的心愿——如果他依然有感受的话。刚才张馆长提到，以前还入存了梁启超《饮冰室全集》的手稿，也是寄存的形式。这样说来，海子在这里会很愉快地遇到梁任公，并有一些交流。

海子手稿已经来到国图，我稍说一点手稿到这里之前的事情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王晓兄也坐在这里，有些事情王晓、王清平(另一位《海子的诗》的责编)他们是知道的：海子去世后，他的手稿，都是我与骆一禾一起去昌平弄回来的；后来骆一禾也去世了，手稿就都搁在我这儿了。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过许多故事。有些故事可能曙明都不知道。

关于海子手稿的故事有很多。比如，海子去世以后，实验戏剧导演牟森曾经把他手里的海子剧本《弑》的手稿主动交还给我。又比如，海子出名以后曾经有人找到我，要购买海子手稿——当然，不是全部——此人当时的开价是一页十万块钱。当然这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我就给拒绝掉了。我觉得最好是把海子手稿存入北京某个图书馆，不过也没想到过最终会寄放在国家图书馆。当时我脑子里边儿琢磨，能不能寄放到北大图书馆？因为海子是北大出来的嘛。北大图书馆应该是一个合适的地方。但是这个事情，也没有更进一步往前推进。因为我跟图书馆系统的朋友那时候也不熟，也不认识，所以就一直在寻找这么一个机会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就发生了。网上也曾经有人售卖过海子的手稿，可能是什么杂志社丢出来的，就是以前海子的投稿。我有个朋友，他是诗人，同时也做一点儿生意，他在网上看到过一次海子的手稿，然后就立刻给我打电话。他把图发给我，让我看这是否海子的手稿。那我也就说实话：这是海子的笔迹！那个手稿在旧书网上卖的时候，也没那么贵，五千块钱一页吧。我说你要吗？他说我肯定要，我说你要不要我就买回来。我这个朋友是专门收集中外诗集版本和新诗手稿的，他有这个心。他自己做生意，也有闲钱。我知道他从网上买过几页海子的手稿。

海子的手稿在我那儿搁了这么长时间，有过一次非常危险的情况。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故事：有位诗人曾经要编一本华语诗选，书里面要用到一些人的手稿。就是说，每一个被编入的诗人，都得提供手稿。结果他就从我这儿借了一些，包括骆一禾的手稿，包括海子的手稿，也包括我自己的手稿。借去以后，过了段时间，我们就约时间见面，我好拿回那些手稿，但我们俩总约不到合适的时间。他就把这些东西委托给了一个他的朋友，让这个朋友转交给我。这人不是诗歌圈或文学圈的人。

《村庄》等诗歌 海子撰
1册 稿本 1988年5月删改

海子手稿原件